

社科文献论丛第13辑 / 张泽民主编

ZHONGGUOJUNZIWENHUA

◆任福申 著



# 中国君子文化

綫裝書局

社科文献论丛第13辑/张泽民主编

# 中国君子文化

任福申 著

线装书局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君子文化 / 任福申著. —北京:线装书局,2009.6

(社科文献论丛第13辑/张泽民主编)

ISBN 978-7-80106-956-6

I. 中… II. 任… III. 传统文化—研究—中国 IV. 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88615 号

## 中国君子文化

---

著 者:任福申

责任编辑:杜 语 孙嘉镇

排版设计:秋 水

出版发行:线装书局

地 址:北京鼓楼西大街41号(100009)

电 话:010-64045283 64041012

网 址:www.xzhbc.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10

字 数:250千字

版 次:2009年6月北京第1版 200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000册

---

定 价:269.00元(全10册)



## 前 言

中国是君子的国度，君子文化博大精深，独具特色。

君子是民族的精英，社会的楷模，人格境界的典范，推动社会发展的中坚。

君子精神的根本特征是对国家、民族、社会与人民的高度使命感和强烈责任心，核心是忧国爱民，坚持道义，弘扬正气。

君子人格境界是高深学识、高强能力与高尚道德的统一。

从内涵、主体、传承等主要方面来讲，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上就是君子文化，自炎黄以来所有有所作为的政治家、军事家、史学家、科学家、思想家、文学家等各个方面的华夏精英们，无一例外都是以君子的视角、君子的胸襟、君子的标准来立功、立德、立言的，“君子”一语贯穿于经、史、子、集等中华传统典籍之中。

本书首先介绍了华夏君子文化、君子精神、君子风范及君子群体形成发展的历史，然后采用分类与分门相结合的方法，全面辑录解说了先秦时期有关“君子”的经典文句，展现了华夏君子文化的盛况和君子人格境界的魅力，既是一部“君子学”专著，也是一部了解君子、效法君子的典册，对弘扬华夏传统文化、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塑造现代华夏民族性格、提升个体人格境界具有积极意义和实用价值。

本书使用的材料，基本涵盖先秦时期的著名典籍，包括儒家的“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尚书》、

《礼记》、《春秋·左传》、《易经》、《诗经》），以及《老子》、《庄子》、《荀子》、《墨子》、《韩非子》和《孔子家语》等15部典籍，辑录文句和诗篇共计723条（首）。就这些典籍而言，有一定思想内容的相关文句和诗篇几无遗漏。

应该指出的是，这些典籍，基本上都是围绕君子立意，有些篇章甚至通篇都是在讲君子。所以，仅仅把提到君子的话语当作对君子的论述显然有些机械和片面，确有断章取义、以叶障目的弊端。但是，限于本书的内容，这里只能把典籍中提到君子的条目进行辑录，在一定意义上集中展示了君子学和君子思想的精华。

古人关于君子素质、君子精神和君子人格境界的经典说法大都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但某些说法已经失去时代意义，还有某些说法可能本来就不一定正确，这些都需要我们加以甄别。

2  
↑↑↑  
全书分为三篇，共15章。

第一篇“总说”，第1—2章，简要介绍华夏君子史。

第二篇“分类经典”，第3—11章，分为君子之道、君子之志、君子之学、君子之才、君子之智、君子之风、君子之德、君子之孝等八个专题，辑录有关君子基本素质的经典文句468条。

这些专题的区分当然是粗略的、相对的，广义来讲，所有这些内容都属于“君子之道”，狭义来讲，这里的“君子之道”只是指君子应该通晓的基本道理和应该把握的基本准则。同时，就辑录的这些条目来讲，很多条目是不能绝对或明确划类的。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在“分类经典”所辑录的468个条目中，“君子之风”的条目最多，计有204条，接近一半，分上下两章来反映，可见君子风范在君子人格境界中占有最突出的位置，是对君子各种素质的综合反映。当然，各专题分量的轻重也不能完全以条目的多少来衡量，因为各条目的思想内涵并不是均等的。

第三篇“分门经典”，第12—15章，是对一些不便于列入第二篇“分类经典”的条目，以著作本身为单位进行展示，共辑录经典文句255条。主要涉及儒家“五经”中的《尚书》、《春秋·左传》、



《易经》和《诗经》四部著作。《尚书》中的“君子”条目大多只是在记述史实时提到君子，论述性不强。《春秋·左传》中的“君子”条目，凡直接论述“君子”德行的，已列入第二篇“分类经典”中，还有一部分以“君子曰”、“君子谓”等形式出现的评论，也有重要的思想价值，放在这一篇。《易经》（包括《易传》）对“君子”有很多重要论述，但文体比较特殊，《诗经》则是以诗歌的形式吟咏君子，所以也都放在这一篇。

本书对辑录的“君子”条目全部作出“译文”，并对部分条目加以“说明”，进行必要的解说。大部分“译文”依据不同版本结合笔者的理解作了综合加工，力求准确简明，《易传》译文采用刘大钧教授的文本，《诗经》译文采用“唐宋八大家资料库”网站的“国学”材料及“爱语文网站”的部分材料。

另外，赵敬高先生《贤文诗歌选》一书中“古俗贤文集锦”部分是在《增广贤文》基础上辑录的古代名句，本书从中选录了100条关于“君子”的条目，其时间跨越秦代前后，很多都是人们口耳相传的名言警句，作为“附录一”附于书后。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过常宝教授《春秋君子文化和立言传统》一文对春秋时期的“君子文化”作了深入探讨和研究，对了解君子文化具有重要意义，作为“附录二”附于书后。

因本人水平有限，错误与不妥之处在所难免，谨请学者与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

2009年3月18日



#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篇 总说	(1)
第一章 君子简史	(2)
第二章 君子的定位	(15)
第二篇 分类经典 (468 条)	(27)
第三章 君子之道 (88 条)	(28)
第四章 君子之志 (26 条)	(66)
第五章 君子之学 (43 条)	(75)
第六章 君子之才 (15 条)	(95)
第七章 君子之智 (8 条)	(101)
第八章 君子之风 (上) (125 条)	(106)
第九章 君子之风 (下) (79 条)	(143)
第十章 君子之德 (42 条)	(177)
第十一章 君子之孝 (42 条)	(191)
第三篇 分门经典 (255 条)	(205)
第十二章 《尚书》议君子 (8 条)	(206)
第十三章 《春秋·左传》君子语 (86 条)	(210)



第十四章 《易经》(《易传》)论君子(99条) ..... (246)

第十五章 《诗经》咏君子(62首) ..... (278)

附录一:

“君子” 贤文集锦(100条) ..... 赵敬高(333)

附录二:

春秋君子文化和立言传统 ..... 过常宝(338)

2



中国

君子文化





# 第一篇 总说



# 第一章 君子简史

## 1. 君子史分期

君子现象是华夏文明史上的独特现象。

君子，代表着美德，标志着卓越，象征着智慧。

君子，健行于华夏大地，穿行于历史长河，闪耀着东方风采。

君子，具有崇高的理想和强烈的使命感，把兴国安民视为自己的天职和永恒追求。

君子，最初是治国理政的佼佼者，然后是品德才华学识超群的优秀群体，最后是人人向往、人人可为、渗透于炎黄子孙心灵中的人格精神。

整个君子史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传承的核心特征是“高尚道德”，三个阶段的突出特征依次是“高贵”、“高明”和“高尚”。

### 第一阶段：五帝至西周时期——高贵

关于“君子”这一称呼的由来，目前尚未见到确切的说法，我们只能从这两个字本身来加以考察。

先说“君”字。“君”字从“尹”从“口”，而“尹”字，左边那一撇（古字是一竖）表示“笔”，右边则表示“手”，合起来是手中拿笔，所以中国古代权威词典《说文》说：“尹，治也。”即“治理”的意思。而“君”字，是在“尹”字下面又加了一个“口”字，这样一来就口、手、笔俱全了，所以《说文》说：“君，尊



也。”即表示一种高贵的地位，同时决定了作为对象的一方要对其尊重、尊敬和服从。所以，在古代，在政治上是最高统治者为“君”，在官吏中是作为领班的大夫为“君”，在家族中是长辈为“君”，在夫妻中是丈夫为“君”，在男女中是男子为“君”，在交际中是对方为“君”。也就是说，“君”字从一开始就不是“国君”的专利，从行政角度讲，最高统治者的名称是天子、公、侯，等等，“君”只是从人文角度对他们的尊称。

再说“子”字。“子”字除了现在还通行的一些意思之外，在古代，和“君”字一样同样是对人的一种尊称，同样具有“尊”的意思，即在官吏中称大夫为“子”，在师生中称老师为“子”，在男女中称男子为“子”，在交际中称对方为“子”。春秋战国时期创立学派的思想家们都是以其姓氏加上“子”字来称呼，如孔子、孟子、荀子等等。有的还要在姓氏前面再加一个“子”字，比如墨家创始人墨翟，称为“墨子”已经是尊称了，但人们还嫌不够味，还要称他为“子墨子”。后世还把古代文献分为“经”（儒家经典）、“史”（历史著作）、“子”（百家学说）、“集”（文学作品）四部。同时，“子”在黄帝时期所创造的十二地支中居于首位，夏历第一个月（今农历十一月）为“子月”，每天第一个时辰为“子时”，等等。

总之，把同样表示尊贵的两个字“君”和“子”合为“君子”，作为一种尊称，实在是一个绝妙而且美妙的称呼。至于“君子”这一称呼在什么时候开始成为华夏社会公认的一个美称，不好断定，只能说相当早。从古文献来看，最古老的一条关于“君子”与“小人”的记载，说的是“君子在野，小人在朝”，意思是君子受到排斥，埋没于民间，卑鄙小人却得到重用，盘踞高位。这条记载出自《尚书·大禹谟》，是大禹刚刚接受舜的禅让，出兵征伐有苗氏，在宣布有苗氏罪状的时候所说的话。

《尚书》是“四书五经”中最古老的经典，是一部“上古之书”。而这一条关于“君子”与“小人”的说法在《尚书》中位居

第一条，从而也是整个“君子”典籍的第一条。也就是说，在大禹那个时候，对“君子”与“小人”的区分已经是全社会的共识。夏禹是夏代的立国之君，基于这样一种情况，那么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君子”这一称号，在夏代之前的“五帝”（黄帝至尧舜）时期就已经定型了。

从“君子在野，小人在朝”这条最古老的文献可以看出，“君子”一词当初应该是一个偏正词组，“子”是中心词，“君”是对“子”的修饰，而“子”作为中心词则限制了指称对象的范围，即着重于指称大夫、师长这类人物，因而“君子”的意思就是“尊贵的德高望重者”。也就是说，“君子”一开始并不是指高贵地位之“最”，而是指高尚人格之“最”，是对一种至高无上的人格境界的标示和界定，

4  
↑↑↑  
在人格意义上，当时的上层政治人物分为三类，从低到高依次是：君子、大人、圣人。君子是指治国重臣中的贤者，大人是指天子或邦国君王中的有德明君，圣人则是指大人中的佼佼者，即德才与治国成果特别突出堪为后世典范者。

概括来讲，在“君子”史的第一阶段，君子的主要特征应该是“四高”，即高贵地位、高深学识、高强能力和高尚道德，而高贵地位则是最突出的特点。从实质来讲，从“四高”特点来讲，在这一时期，只有那些治国理政的精英人物才是真正的君子。

但是，由于“君”和“子”的指称面本来很广，而“君子”这一称呼又是那么美好和美妙，所以就渐渐成为一种时尚，指称面不断地向上下左右扩展。这一点在《诗经》中有鲜明的反映。

过常宝《春秋君子文化与立言传统》一文（见附录二）说：

《诗经》中“君子”一词扩展为四个方面的含义：一，天子、君王；二，贵族、官员、富人、主人；三，情人或丈夫；四，有才有德的人。导致这一扩展的原因，一是时代的发展，一是《诗经》所表达的社会面更为广泛。

比如说，《诗经》中那篇有名的《关雎》，里面所说的“窈窕淑



女，君子好逑”，这里的“君子”显然是指贵族男子。而另一首《君子于役》的诗，其中的“君子”则是指下层社会的男子，是妻子特指自己那个在外当兵打仗的丈夫。

从总体上讲，在那个时期，由于“君子”主要居于贵族行列，再加上贵族处于强势地位，所以贵族几乎成了“君子”称呼的垄断者，“君子”称呼在相当程度上成了贵族身份的代名词，在人们的意识中，“君子”就是贵族，贵族就是“君子”。

由于“君子”代表尊贵，同时在父权或男权社会里男子在名义上和实际生活中具有相对的高贵性，于是普通的男子或丈夫，甚至是落魄的男子和穷困的丈夫，也沾了光，被女子或妻子称为“君子”。

再进一步，“君子”演变成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尊称，在人际交往中，尊称对方为“君子”也逐渐成为一种时尚。

### 第二阶段：春秋战国至清代中期——高明

这一时期的君子，高贵地位不再是必要条件，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历史性的大转折、大变化，由统治阶级的上层扩展到了“民”的范畴。

孔子当时把整个社会的人划分为五等，即所谓“五仪”，从低到高依次是：庸人、士人、君子、贤人、圣人。其中，“庸人”就是普通人，贤人就是早期所谓“大人”，也被称为“大君子”，应该是特指“大人”中的贤明者。

从孔子这个划分来看，他所说的君子还是指有高贵地位的治国者、从政者，但是在实际上，他并没有严格地遵从这个划分，因为他自己不做官时也自称为君子，他的学生没有做官的也自称为君子。

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士人”与“君子”这两个层次。儒家有“四民”之说，把老百姓划分为四个等级，即：士、农、工、商。“士”是有学问的人，即知识分子，所以在“民”这个范围内居于最高地位。而作了官的“士”则被称为“仕”。由于“士”和“仕”

具有共同点，即都是知识分子，所以“仕”通常也被称为“士大夫”。而且，“士”与“仕”处于频繁的交互、流动、变化之中。“士”就是“准仕”，“学而优则仕”。

所以，这时候，“君子”这一称谓就有了模糊性。虽然“士”与“仕”的区分具有可操作性，具有明显的标志，但“士人”与“君子”已经逐步地分不清楚了，“士人”也逐步地被称为“士君子”了。也就是说，“君子”这一称呼在政治地位上的标志虽然还是很明显、很突出，但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被削弱了，而学问上的特点则被突出出来了。

特别是在战国时期，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孟子、荀子、庄子、墨子等思想大师们大都非常强烈地推崇、盛赞“古之君子”，而贬低、讥刺“今之君子”。显然，他们并不是说当世没有真君子、好君子，而是感叹君子中出现了背离君子精神、君子人格的不良现象。他们如果生活在秦汉至明清时期，对“今之君子”的抨击可能会更为强烈和尖锐。他们对君子的这种褒贬态度说明，当时的社会是把治国和治学作为君子的两个基本特征，所以他们一方面抨击某些“今之君子”，另一方面又承认这些人还是属于君子之列。

总之，与第一阶段相比，在第二阶段，君子的主要特征已经明显地演变为“三高”，即高深学识、高强能力与高尚道德这三个方面的统一。同时，与第一阶段的“高贵”相比，这一阶段最突出的特点则可以概括为“高明”。

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鲁国大夫襄仲说：“不有君子，其能国乎？”意思是说，没有君子，国家还能够成为国家吗？强调了君子对于国家的关键性作用。

在“君子”史的第一、第二阶段，“君子”作为一种表征政治地位或社会地位的身份，都有明显的外部标志。这个标志首先是服装或装束，其次是礼仪方面的言行举止。在《春秋·左传》中有这样一些记载，有的是在战场上，人们从很远的地方看到一个人的装束，就能看出这人是一位君子；有的是在交往接触中，根据谈话情



况也能看出某人是一位君子。也就是说，在这两个阶段，君子作为一种身份，人们从外观上就可以识别出来。至于其内在素质是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君子，那当然要通过深入的考察来进行鉴别。

### 第三阶段：近代以来——高尚

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对中华传统文化和传统精神的传承，君子在总体上不再表现为鲜明的个体或群体，而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人文精神，一种被推崇的人格境界。因此，这一时期的君子，主要体现为高尚道德。

同时，由于传统的积淀所形成的强大推动力，作为高深学识、高强能力、高尚道德统一体的君子，仍是广大有学养造诣和崇高理想的各界人士所极力推崇、向往、追求的目标。

总之，君子史伴随着中华文明史，与中华文明的发展同步，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结晶，是华夏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和具有永恒魅力的亮点。

显然，孔子及其所创立的儒家学派，在君子精神和君子人格境界的塑造、强化、传承、弘扬方面，具有突出的贡献。

这些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对早期君子的精神品质和人格境界进行考察、剖析和总结，确立了君子在中华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

其二，从社会理想、政治抱负和华夏人文特点出发，对君子精神和君子人格境界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索、研究和体悟，作了明确的定位。

其三，从君子视角研究华夏典籍，并借助华夏典籍对君子精神和君子人格境界进行了系统而深刻的阐发，使君子精神成为华夏民族精神，君子人格境界成为华夏民族的人格境界，使华夏成为君子的国度，闪耀着君子国风。

当然，君子精神作为华夏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和后世的各派学者都从不同角度对君子精神和君子人格境界作了广泛深入的探索、研究和阐述，为传承和弘扬君子精神作

出了贡献。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曾经出现过无数的君子代表，在他们身上充分展现了君子的风范和人格魅力。

## 2. 君子与小人

春秋时著名政治家季武子说：“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由此可以看出，第一个历史阶段的君子虽然在上层社会中属于最低层次，但在一定意义上又代表着整个上层，代表着整个统治集团。所以，在概念上君子与小人对应，在地位上君子与小人对立。因为“小人”的最初意义就是普通人，一般民众，社会大众。小人没有高贵地位，甚至没有地位，也没有文化，是被上层所治理的人，常常被称为贱民，在上层社会的眼中，小人当然也是人格低下、品行低劣的人。因此可以说，“小人”历来就是一个贬义词。

反过来，在没有地位的劳动人民那里，“君子”也常常带有贬义。比如，《诗经》里有一首题为《伐檀》的诗，里面反复提到“彼君子兮”，“彼君子兮”。翻译成现代话，就是“那帮可恶的君子啊”，“那帮可恶的君子啊”。这里的“君子”，就是指那些不劳而获的统治者，在口气上带有明显而强烈的指责、讽刺和戏谑的味道。

同时，在古代，“君子”这一称呼在广义上就是男子的专利，女子是不沾边的。既然男子或丈夫是君子，而男子与女子、丈夫与妻子具有对应关系，所以女人，甚至包括地位高贵的女人，相应的也就成了“小人”，成了在社会地位上与“小人”并列的人。

在古代，“小人”和女人社会地位低下，都属于弱势群体，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自然与“君子”大不相同。他们没有文化，不讲礼法，常常不按礼法行事，因为礼法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种束缚人性的锁链。孔夫子生逢乱世，虽然他也关注老百姓的生活，主张“仁政”，但他着重关注的是国家那种“礼崩乐坏”的状况，他的理







想是恢复礼治的法统，而这种礼治显然不可能受到饥寒交迫的老百姓的欢迎。所以，孔夫子与“小人”和女人相处，恐怕也常常有一种“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的感觉。在这种情况下，他发出“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那样的感慨，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但总的来讲，在古代，“君子”的基本内涵就是特别优秀的人，“小人”的基本内涵就是普通人。即便人们有时候拿“小人”一词来斥责人，甚至骂人，也和现今的意思有很大的差别。比如说，孔子的学生樊迟因为向孔子请教种菜、种庄稼的学问，就被孔子斥为“小人”，而这里的“小人”还是指普通人，一般人，非卓越的优秀人才的意思，并不是讲樊迟品质低下。这里典型地反映了孔子对君子与小人的区分，他强调君子必须明白自己的职责与目标，并认为一个熟悉农业知识的君子未必会给农民带来幸福，而只有关注农民需求、善于治国理政的人才能使农民得到实惠，从而获得民众的拥护和爱戴。

由于“小人”的内涵非常丰富，所以它也常常被人们，包括上层社会的人们，作为谦称来使用。比如孔子，他虽然讲“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但他在国君面前，也自称为“小人”。

《礼记·哀公问》：哀公问于孔子曰：“大礼何如？君子之言礼，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也，不足以知礼。”

译文：鲁哀公问孔子说：“大礼是什么样的？君子所说的礼，有那么尊贵么？”孔子说：“我孔丘啊是小人一个，说不上懂得礼。”

在这里，鲁哀公把孔子尊称为君子，孔子自己则谦称自己是小人。在这个时候，“小人”的贬义并不那么特别强烈和突出，只是“下层人”或“普通人”的通称。

但是，这些情况实际上仅仅是花絮类的情况，而从总体上讲，正是在孔子那里，“君子”内涵中的道义成分被突出出来，“小人”的贬义色彩则相应的越来越强烈。